

第六十五回 經略拜本進京都 廷芳計害花有憐

卻說四個公差走到相府叫道：“門上有人麼？那位大爺在此？”門官出來問道：“做甚麼？”四人道：“我們是新經略大老爺差來的，府中有個人要他當堂對詞，大叔請看朱票！”與門公看了良久，見是要拿花有憐，便向公差道：“你們在此坐坐，待我稟問大爺。”拿了票子進去。到了內書房，聽得沈廷芳大叫道：“老花，事情反了，這個瘟官，好大膽！初下車，一些民情不知，單將我家這案復審，停斬兇犯，將沈連當堂大罵一番，又將臬司差官收監。老花你在我府中，不要出去，看他有甚麼法兒來拿你？今日有我爹爹家報回來，說林璋是我父親的門生，當堂吩咐了他，莫將我家人命提起，如今將我兄弟仇人延捱，明日寫下家報，打發人進京去，報與我爹爹知道，壞了這個瘟官。”花有憐道：“全仗大爺做主。”

二人正說之間，一時看見門公手中拿了票子，便問道：“你手中拿的甚麼票？”門公道：“今有經略差了四個公差來拿花相公。”沈廷芳聽了大怒道：“甚麼差敢到我府中拿人？待我大爺出去看他有甚麼話說？”從書房一路喊叫出來，到了大廳，便叫道：“家人何在，取木柴過來伺候，將這班狗腿打斷，看這個經略怎奈我何？”四個公差句句聽得明白，不敢言語一聲。門公走出來，票子還與差人道：“我家大爺現在廳上，你們當面去講明。”四個公差皆不言語，誰敢進去捱木柴打？這淮安城那個不知沈大爺利害，說得出做得出。況且我們大老爺是太師爺的門生，被他打了何處伸冤。嚮著門公道：“我們奉公差遣，既然府內不肯發人與我們何干？”四人竟自去了。

離了相府商議道：“我們打個稟帖，說是我等不能入相府拿人，如若羅皂相府大爺，要鎖起我們，進廳痛打，因此上稟。”

林公正在內堂，與湯彪商議馮旭之事。將花有憐拿來，便知端的。忽見外邊傳進文書，大人細看是差人稟帖。大人道：“王子犯法，與民同罪。花有憐拘不來，必是相府情虛，待本院親走一遭。”吩咐眾役傳點開門。不一時眾役齊集，抬過八人轎子，三咚大炮，兩邊吹打，眾役開道，全付執事，竟奔相府而來。不一時，到了相府，將手本遞與門公，請老太太金安，三聲大炮一響，進了府門，到了大廳下轎。門公接了手本，慌忙來報與大爺知道，沈廷芳此時見經略親來，這等威風，若問我要這花有憐，倘被拿去動刑，招出人命是假，奸情是實，我相府豈不白白送了。如今到不如回他進京去了，到也乾淨。忙忙見了母親，將此言語告訴一遍，太太聽了也著一驚，吩咐家人掛下珠簾，等我出去。門公走來請林公道：“家主不在家，老太太請大人相見。”

祇聽雲板一響，夫人出堂。林公隔簾施禮，禮畢，家人移過坐兒，林公坐下。家人獻茶，茶過，林公道：“門生下車以來，因國事紛紜，未得到府請安，望師母恕罪。”夫人回道：“大人奉命七省，正當代民伸冤理枉。”林公道：“這是門生分內之事。”夫人道：“大人因何原故單將我家命案提起？可憐老身的次子死得好苦。”林公道：“非是門生停斬，因兇手之父在濟寧赴水喊狀，豈有出乎反乎之理。兇手招出花有憐誘姦，請師母將花有憐交出，帶去一問，便知真假。那時，代世兄報仇。”夫人回道：“小兒打發他進京去了，若在舍下，就與大人帶去審問何妨，實實不在家中。”林公道：“花有憐一日不到，此案一日不能清結，門生祇得要拜本進京，請旨定奪。”遂打一躬，辭出上轎，眾役開道，出了相府，回院而去。

沈老夫人看見林公臉上，帶了怒色而去，要拜本進京，忙將沈廷芳叫來商議。廷芳道：“母親放心，些須小事，料不能拜本，孩兒自有主意。”

按下這邊不表，且言林公回到衙內，心中好生煩惱，本院欽命巡視七省，一個平民百姓都拿不來，還做甚麼經略。隨即修成本章，就將皇上御賜的扇子上，裁一葉粘在本章之上，此本章隨到隨奏。住宿一宵，次日三咚大炮，差官上馬，星速飛去。這淮安城，那個不知大人拜本進京。

沈連打聽得明白，報與主人知道，沈廷芳聽了嚇了一跳道：“不好了，弄假成真，倘若奉旨要人如何是好？如今若把花有憐送出，他的本章已經進京去了。”左思右想：無有主意，想了一會兒道：“有了！不如將有憐害死，做個死無對證。此事要與崔氏商酌，看他肯與不肯？”就往花園而來。

崔氏看見，喜笑相迎，叫道：“大爺請坐。”連忙倒了一杯茶送來叫道：“大爺請茶。”沈廷芳笑了一笑，歎了一口氣道：“為這個冤家，白白送了我兄弟的命，到今日要拿花有憐，是我不肯，那瘟官拜本進京，倘奉旨要人，將他拿到當堂夾打，他受不住刑，自然招出，你我不是就露出馬腳來了，豈不被人談笑？我同你商議，下個毒手，將花有憐害死，就無對證，你我就做個長久夫妻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”

崔氏聽了此言，也不知崔氏肯與不肯？怎樣回答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(本節完)